

請記著， 知識永遠不等於知識的歷史

今回我至少相信有一半機會不會讓自己大失所望，當然，如果你經驗到時常失望的痛苦，你就有理由對所有東西都不存一分奢望。

不要以為我這個SELF-PROCLAIMED ELITE對大學裏樣樣境象、氣氛都一律吹毛求疵，試圖將任何人家以為是美好的，WELL-ESTABLISHED的一併打進「世俗」、「庸俗」、甚至INAUTHENTICITY的低下境界。這個是很自然的，當你永遠都以一兩步的距離而走在時代的尖端，似乎唯一你能做的就是「吹毛求疵」，或者索性閉目不看，但萬不能放緩脚步，等候他人追上來。如果你知道大學圖書館中以STRUCTURALISM為HEADING的書籍不會多過十本，而借過的人次平均不會超出五次（當然看得懂的人就連五個也沒有了），你就開始嘗試到失望的滋味：PROVIDED THAT YOU UNDERSTAND STRUCTURALISM。理由很簡單：人們太過滿足於現狀，八時吃早餐，十一時到CANTEEN 霸位，一時回到圖書館，翻一翻FUNCTIONALISM 就自滿自足，根本沒有任何入恐懼知識的無涯，去死吧，U仔。

一切都太過無能、無望，但我不會拒絕讓自己錯誤一次，因為今天我同時約會了一位大學裏有地位的社會學學者，和一位不相熟的同志：A NEO-MARXIST AND ALSO A LECTURER。

我本來就極之討厭和教授們建立DIALOGUE的，一來有些委實無料，做的THESIS是純粹用來騙鬼佬的，試問何人會看得明徒置區的POWER STRUCTURE，而這個世界很多人都將自己看不明白的等同於「有料」。二來他們以為我讀的書是太怪了，太過ABSURD而不屑一讀，不明白對方說的又怎能建立COMMUNICATION呢！至於今次我為什麼違反自己一貫的行為而讓自己冒險一次，其原因在於希望去完成一個半途夭折的討論：二十天前，偶然和人家談起了THE MILIBAND-POULANTZAS DEBATE OF THE BOURGEOIS STATE，討論的脈絡接觸到了另一派GERMAN SCHOOL 對於前兩者的批判，認為MILIBAND和POULANTZAS ASSUME了SPECIFIC-



ITY OF THE POLITICAL, 及至談到了ALTHUSSER的EFFECTIVITY/RELATIVE AUTONOMY OF THE SUPERSTRUCTURE, 就因為本人要解釋和略定各組觀念, 引至口乾而不了之, 故此兩位先生對我的唯一任務就是完成這個討論, FOR GOD'S SAKE, LET'S FINISH THE DAMNED THING。

早到了十五分鐘, 由可口可樂的第一口開始, 心中就被一個念頭霸佔了所有空間, 當然這亦包括鄰椅坐著的一位讀ECON女仕豐滿的胸脯, 這是另一種犯罪感, 會不會這兩位人兄會被我一併考起, 在我這個UNDERGRAD 面前大失面子, 因為在約他們之時, 我沒有說過會討論的是什麼問題, 亦未有LIST一張BIBLIO給他們, 唯有聽天由命吧。

十一時正, 我的新馬克思主義盟友就踏進了CANTEEN 的大門, 全身無產階級打扮, T恤加上一道短褲再加上涼鞋, 手中忙碌地拿著十來本書, 似乎他想向全世界的人PRESENT 出自己是一個有料有學識的無產階級, 這不是太過有些那個, 但至少他都幾似一個健康開朗的無產階級, 和一個極之守時的無產階級。

「HI, COMRADE, NICE TO MEET YOU, 喂, 似乎我的COURSE未見過你, 你是不是MAJOR SOCIOLOGY 的」, 他最著名的地方就是說話太急, 而且以為思潮快捷, 實則不識運用CHARISMA去SELL自己的IDEA, 又或者他根本就缺乏了少少CHARISMA。我唯有直接了當地回答:

「我習慣了上第一堂和最後一堂, 我不以為每個星期兩小時LECTURE 會對我有什麼幫助, 兩個小時對我來說可看通了比LECTURE 還多的IDEA」。

可能為了要使我們之間的COMMUNICATION 繼續下去, 他盡快燃起了一支香煙, 給我一口就開始向我介紹他最新訂來的書籍, 一口氣說出了十多個書名, 什麼SEBASTIANO TIMPANARO的ON MATERIALISM, ALTHUSSER的SELF-CRITICISM, COLLETTI的MARXISM AND HEGEL, RAYMOND WILLIAMS的MARXISM AND LITERATURE, LUCIEN GOLDMANN的THE HUMAN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ANTONIO GRAMSCI的PRISON NOTEBOOKS, 最後亦死命介紹我看RALPH MILIBAND的MARXISM AND POLITICS。

「MILIBAND 這本書真正, 我一

氣用三個半小時看完它, 如果你要看, 我借給你一個星期吧」, 他真聰明, 用一句說話就一方面讚賞了自己看書很快, 一方面說給我知曉, 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的距離是微乎其微的。

幸好這個時候我們的社會學大家及時出現, 不然我可能給BORED TO DEATH BY MARXISM。

「對不起, 兩位, 和DEAN 開會遲了, 老婆又開車去了市區, 不如今餐由我作東道, 很抱歉, 下午二時我要先走, 因為RESEARCH CENTER 有會開」。這位大師近來猛向ADMINISTRATION和校政方面發展, 他可能明白到單在學術方面做功夫根本換不了多少飯吃, 玩POLITICS 才是生存之道吧。

大家交換了幾句空話, 大師說了一大堆關於校政, 人事的INFORMATION, 同志亦盡量找機會拋出一兩個CONCEPT,

DEBATE ON ALIENATION



我則在動腦筋, 怎樣才能DRAW 大師和同志的ATTENTION, 去完成我未完成的討論:

「其實今次約見兩位, 最重要的就是希望聽取兩位的意見, 大家都知道ALTHUSSER將ALIENATION這個CONCEPT DEFINE為外於SCIENTIFIC MARXISM這個PROBLEMATIC的, 而將它SITUATE IN所謂EPISTEMOLOGICAL BREAK之前少馬的IDEOLOGY中, 關於這點, 在歐洲大陸學術界正激起了一個大DEBATE, 不如我們的討論就在ALIENATION這個CONCEPT的界定開始吧……。」

就好像急著將事業爬上一部的決心, 大師空有成竹地說出了他三年UNDERGRAD, 兩年MASTER, 三年DOCTOR 總共八年的社會學訓練的成果:

「ALIENATION這個觀念在社會科

ATION!



學中的 DEFINITION 總共有共一百個之多，而在 MARXISM 這個 SYSTEM 當中，WELL-ESTABLISHED 的亦有十五個，但在社會學中最常用的則有幾個，就是將 ALIENATION 等同於 POWERLESSNESS, ANOMIE, ESTRANGEMENT, 等等。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的 VOLUME 十八、二十四、二十九和最新的一期有很詳細的介紹，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則在一九七六年第五十六期用整期的篇幅來加以研究，至於 NEW LEFT REVIEW 正正式式談及這個 CONCEPT 的年份，就要追索到前十五期了」。

大師的 INTRODUCTION 十分動聽，起碼對一個一二年級的 UNDERGRAD，這 IMPACT 是極之重大的，且聽一聽同志的意見吧：

「我自己的 FRAME OF REFERENCE 是馬克思主義，據我所知在這個 FIELD 起碼有三十六至四十二本較有名的著作，超過一百個 ARTICLES 單獨研究 ALIENATION 的，馬克思自己對這個 CONCEPT 就已經有四個不同層面上的看法，它們就是 MARX 的一八四四年經濟哲學手稿中 PAGE 七、八、九、十的總和。至於其他馬克思主義者的看法，卻十分差歧，譬如 AVINERI, FRANKFURT SCHOOL 的各個大師級人馬，DELLA VOLPE 等的 DEFINITIONS 都各走極端了」。

他媽的，大家都鬥拋書包，鬥好記性；但似乎過了十五分鐘，大家還未入到正題，我唯有用強吧。

「請問你們可不可以用一兩句說話去貫串起 ALIENATION 的整體意念！」

大師說：「ENCYCLOPAEDIA OF SOCIAL SCIENCE 和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就嘗試用一至兩句 STATEMENT 去貫串起 ALIENATION 的整體意思，ENCYCLOPAEDIA OF SOCIAL SCIENCE 的新 EDITION 則比舊的好，大學圖書館就一共藏有三套之多，而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OXFORD 版的就比 PRINCETON 的精采很多；我自己讀 MASTER 時亦花了兩個星期去做一份關於它的 TERM PAPER，但回港時忘記帶回來，不如我介紹你看 ME'ZAROS, OLLMAN, ISRAEL 吧」。

同志的答案亦好了不多：

「關於 ALIENATION，我們不單要看 MARX 的著作，而一定要 GO BACK TO HEGEL，費爾巴哈，甚至 ENLIGHTENMENT 的年代，我們要知道 MARX 是第一個將 ALIENATION 從一個哲學底的外殼中抽取出來，而用於研究很 CONCRETE 的 SOCIAL PHENOMENON，就是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至於其他學者運用 ALIENATION 的，意義就和祖師爺的大不同了。」

這裏不希望再談我怎麼樣用盡各種方法以圖得到大師和同志對 ALIENATION 的界定，似乎他們的回答好像帶有很多知識，很多對 ALIENATION 的知識，譬如針對這個 CONCEPT 的有幾個著作，一九七六年某某大師認為看 ALIENATION 應該怎樣，ASR 第某某期就嘗試 OPERATIONALIZE ALIENATION, ETC, ETC 這很多很多都 PRESUPPOSE 他倆心目中有著一個對 ALIENATION 的最低認識，兩位人兒給人的感覺就是要他倆不熟識

ALIENATION 都很困難，但始於他們都避而不談 ALIENATION 的內涵，兩人都同時避免去 ASSERT 某些東西，避免去 TAKE 一個 POSITION，而一定要說 ACCORDING TO MESZAROS…… 或 THE ALTHUSSERIAN CONCEPTION OF……，好像只有躲在某某大師某某 JOURNAL 建築而成的堡壘之中，才敢大大聲說話，而說的話只不過代表了某 ARTICLE 或某 DEBATE 的結果而已。他們缺乏了 GUTS，不敢 ASSERT 自己對某種觀念的看法，卻堂而皇之地作為某個 ENTITY 的傳聲筒而已。

這亦是一個失望之作，

記者，知識不是知識的歷史，我們不必知道某年某日某時某位人兄說過什麼，當然知道了還好，但不必對之產生 FETISHISM，認為在討論時拿出了某某大師的幾句說話，討論中的對方就無能力加以反駁。讀書的四年不是用來唸熟人家的言論的，每一句說話都冠以 ACCORDING TO 或 WEBER SAID THAT 只不過表示你記性良好，但永遠做不了 ALTHUSSER。至少 ALTHUSSER 比你更清楚明白 ALTHUSSER 的 READING CAPITAL 說的是七東東。在大學中由大師、同志至到普普通通一個 UNDERGRAD 都將自己的記性引以為榮，一出口就唸唸有詞，一旦回到了 THEMATIC DISCUSSION，自己就混身不自在，竭力在腦中尋找那幾位大師對某個觀念、某個 ISSUE 有否說過什麼，而不識由他們的 PROBLEMATIC DEDUCE 出一種至多種 PERSPECTIVE。

半個舉人寧願要 GUTS 不要唸書，不由你不信，當晚我就遇著了李亞飛，一個最「舉」的新文化人。

「亞飛哥，如果我要你去界定 ALIENATION，你會怎樣做呢？」，答案很簡單：

「挑，容×易，你不喜歡造愛，但你條女話不造愛就不給你米飯，你只有勉為其難，這個就是 ALIENATION 啦，佢老婆個×。」

(在此特請那位在大學圖書館借了 TERRY EAGLETON 的 CRITICISM AND IDEOLOGY 的人兄快快還書，不然我是不會還 ANTHONY WILDEN 的 SYSTEM AND STRUCTURE 的。)